

美国纽约南区法院

-----X
美利坚合众国，

诉

23 Cr. 118 (AT)

王雁平

被告。

量刑

-----X

纽约州，纽约市
2025年1月06日
上午 9:30

庭前：

尊敬的阿娜丽莎-托雷斯法官大人，

地区法官
-及陪审团-

出庭律师

达米安-威廉姆斯
纽约南区美国联邦检察官
代表：瑞安·B·芬克
朱莉安娜·N·莫里
迈卡·F·费根森
贾斯廷·霍顿
助理美国检察官

贝克·博茨律师事务所
被告律师
布伦丹·奎格利
萨拉·里夫斯

另有出席人员：迈克尔-加兰，律师助理专家，美国检察官办公室
维克托·张，普通话翻译
丰实（音），普通话翻译

(在法庭上 ; 案件开始)

法官说 : 早上好 , 今天我们审理的是美国政府诉王雁平一案。 请出庭人员报上姓名。

莫里律师说 : 早上好 , 法官大人。 我是朱莉安娜·莫里 , 与瑞安·芬克、迈卡·费根森和贾斯汀·霍顿律师共同代表美国政府。 我们还有法律助理专家迈克尔·加特兰在场。

奎格利律师说 : 早上好 , 法官大人。 我是布伦丹·奎格利 , 代表王女士 , 她坐在我的右边。 我还与我的同事莎拉·里夫斯一同出庭。

里夫斯律师说 : 早上好 , 法官大人。

法官说 : 请入座。 今天此案进入量刑阶段。 我希望口译员——其实是两位口译员——能先介绍自己。

(一号) 口译员说 : 早上好 , 法官大人。 我是普通话口译员黄拓。

(二号) 口译员说 : 早上好 , 法官大人。 我是普通话口译员丰实。

法官说 : 请两位口译员宣誓。

(口译员宣誓)

法官说 : 关于今天的审理 , 我已经审阅了 2024 年 6 月 26 日的量刑前调查报告 , 以及 2024 年 8 月 8 日修订版的报告 , 包括推荐意见和附录 , 还包括被告 2024 年 10 月 4 日的量刑提交文件、她 2024 年 11 月 7 日和 12 月 16 日的补充信件 , 以及她 2024 年 7 月 12 日对原量刑前报告的异议。 此外 , 我还审阅了政府 2024 年 10 月 11 日的量刑提交文件 , 以及其 2024 年 11 月 22 日、12 月 11 日和 2025 年 1 月 2 日与 3 日的补充信件 , 以及这些信件附上的约 150 份受害者影响陈述。 各方是否已收到这些文件 ?

莫里律师说 : 是的 , 法官大人。

奎格利律师说 : 是的 , 法官大人。

法官说 : 是否还有其他提交文件 ?

莫里律师说：今天早上我们提交了一份修订的同意初步没收令，已经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法庭，并附有与之前版本的对比修订版。各方今早已审阅并签署了文件，并递交给您的书记员供您审阅。

奎格利律师说：辩方没有其他提交文件，法官大人，我们也签署了莫里女士提到的修订版初步没收令。

法官说：奎格利律师，您是否已经阅读了量刑前调查报告？

奎格利律师说：是的，法官大人。

法官说：您是否已与您的当事人讨论过报告内容？

奎格利律师说：是的，法官大人。

法官说：请问是“Wong”还是“Wang”？

奎格利律师说：是“Wang”，法官大人。

法官说：“王”？

奎格利律师说：是的，法官大人。

法官说：王女士，您是否阅读了量刑前调查报告？

被告说：是的，法官大人。（用英语回答）

法官说：您是否已与您的律师讨论过报告内容？

被告说：是的，法官大人。（用英语回答）

法官说：您是否有机会与您的律师一起检查报告中可能存在的错误或任何需要向我提出的问题？

被告说：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法官大人，我们讨论过了。（用英语回答）

法官说：检方是否已审阅量刑前调查报告？

莫里律师说：是的，法官大人。

法官说：王女士对报告中一些事实准确性提出了若干异议，我将逐一处理这些问题。

首先，王女士反对报告第 10 段中使用“虚构”一词，该段写道她与共谋们经营了一系列“复杂且大多是欺诈和虚构的集团”。

庭审记录中有大量证词表明，王女士指示下属创建的商业实体，其唯一目的是为她与共谋的犯罪行为提供财务掩护。因此，该异议被驳回。

其次，王女士反对报告第 12 段中写她通过承诺高额投资回报和其他利益“招揽”投资的表述。

作为共谋的一员，王女士需对其共谋为推进阴谋所采取的行动负责。此外，海瑟姆·哈立德（海瑟姆·哈立德）的证词表明，王女士监督了他向外推广该实体的工作。【引用庭审记录，第 2304 页第 24 行至第 2305 页第 16 行】因此，该异议被驳回。

第三，王女士反对报告第 14 段中称她“有权”获得数百万美元的喜美元，一种据称由受害者资金支持的加密货币，的说法。

王女士辩称，她并非“有权”获得喜美元，而是如报告第 22 段所述，她被“分配”了这种加密货币。

对此，我同意王女士的说法。命令缓行署将第 14 段中的“有权”一词删除，改为“分配”。该反对因此获得支持。

第四，王女士反对报告第 21 段中称她虽然在 G/CLUBS 没有正式职位，但她对 G/CLUBS 的日常运营拥有控制权，并确保实施郭文贵的指示。

王女士表示，何浩然对 G/CLUBS 拥有控制权，并且职位高于她。王女士还指出，尽管 G/CLUBS 在波多黎各运营，但她常驻纽约。

检方坚持认为第 21 段内容准确，最多可以说何浩然和王女士职位相当。

庭审证词（来自海瑟姆·哈立德和利马丽·雷耶斯）表明，王女士对 G/CLUBS 的日常运营拥有显著控制权，并不从属于何先生。（见庭审记录，第 2305 页第 13 至 16 行；第 2314 页第 16 至 24 行；第 2324 页第 6 至 12 行；第 2357 页第 1 至 12 行；第 2975 页第 25 行至第 2976 页第 10 行；第 2990 页第 13 至 22 行；以及第 2993 页第 1 行至第 2995 页第 9 行。）因此，该异议被驳回。

第五，王女士反对报告第 22 段中写她“努力将欺诈所得转移至喜马拉雅交易所”的表述，理由是没有证据支持这一指控。

庭审证词表明，海瑟姆·哈立德被指示将款项从 Crane 的银行账户转移到喜马拉雅交易所的账户中。【庭审记录第 2028 页第 5 行至第 2029 页第 10 行，以及第 2030 页第 1 至 8 行。】

利马丽·雷耶斯还被指示代表 G/CLUBS 购买喜马拉雅币。【庭审记录第 3060 页第 14 行至第 3061 页第 16 行。】

这两位证人都定期与王女士交流，并接受她的指示，特别是关于不同银行账户之间的资金转移。因此，该异议被驳回。

第六，王女士反对报告第 30 段中写道她与共谋者通过喜马拉雅农场联盟欺诈性地从受害者处获取了超过 1.5 亿美元的资金。

检方认为，王女士是该阴谋中的“核心成员”，需要为其所有活动负责。

此外，庭审中李娅的证词表明，王女士协调了农场资金与其他郭氏相关银行账户之间的转账。【庭审记录第 1388 页第 20 行至第 1389 页第 16 行。】因此，该异议被驳回。

第七，王女士反对报告第 34 段，称她与共谋者诱使郭的追随者向一个名为 G/CLUBS 的在线会员俱乐部转账。

检方主张王女士负责 G/CLUBS 的运营，并维持其运作，以吸引受害者投资其中。

庭审证词表明，王女士参与了从受害者到 G/CLUBS 的资金转移。【庭审记录第 2000 页第 17 行至第 2002 页第 2 行；第 2046 页第 12 至 16 行；以及第 2051 页第 6 至 14 行。】

海瑟姆·哈立德的证词表明，王女士监督了他推广该实体的工作，而利马丽·雷耶斯的证词表明，王女士参与了允许 G/CLUBS 会员购买多个会员资格的活动。【庭审记录第 2304 页第 24 行至第 2305 页第 16 行，以及第 3017 页第 14 至 21 行。】因此，该异议被驳回。

第八，王女士反对报告第 36 段，称 G/CLUBS 为会员提供了“无明显会员权益”。

完整的句子表述为 G/CLUBS 为会员提供了“很少或没有明显会员权益”。

庭审中海瑟姆·哈立德和利马丽·雷耶斯的证词表明，尽管 G/CLUBS 会员很少能从其会员费用中获得权益，但他们有时能获得一些实物利益，如 G|Fashion 的折扣、郭先生创作的内容访问权以及参加某些活动的资格。【庭审记录第 2046 页第 19 至 22 行；第 2055 页第 1 至 10 行；第 3005 页第 25 行至第 3007 页第 8 行；以及第 3018 页第 17 行至第 3019 页第 3 行。】因此，该异议支持部分修改，缓行署被指示删除第 36 段中的“没有”一词。

第九，王女士反对报告第 37 页，称她与共谋者利用 G/CLUBS 进行虚假股票发行。具体而言，共谋者告诉郭的追随者，购买 G/CLUBS 会员资格将使他们有权获得其他郭氏相关实体的股票，如 GTV 和 G|Fashion。

庭审证词支持以下事实：G/CLUBS 会员被承诺获得 GTV 的股份，但最终未能如愿。【例如，庭审记录第 204 页第 6 至 13 行；第 208 页第 25 行至第 210 页第 9 行；第 1016 页第 15 至 21 行；以及第 2049 页第 7 至 18 行。】因此，该异议被驳回。

第十，王女士反对报告第 38 段，称其暗示她亲自向 G/CLUBS 会员和投资者推销。

第 38 段并未暗示王女士亲自进行了推销。报告表述为王女士及其共谋者“要求投资者购买多个 G/CLUBS 会员资格，从而使郭、余及王女士募集更多资金。”

海瑟姆·哈立德的证词表明，王女士监督了他推广该实体的工作，而利马丽·雷耶斯的证词表明，王女士参与了允许 G/CLUBS 会员购买多个会员资格的操作。【庭审记录第 2304 页第 24 行至第 2305 页第 16 行；以及第 3017 页第 14 至 15 行。】

此外，作为阴谋的一员，王女士需要对共谋者为推进该阴谋而采取的行动负责。因此，报告中关于王女士及其共谋者要求投资者购买多个会员资格的表述是正确的。因此，该异议被驳回。

第十一，王女士反对报告第 46 段，称她与共谋者通过定期转移资金、将其伪装为“借贷款”或“投资”，并在相关实体中安插名义上的高管，以隐藏郭的资金。

在庭审中，利马丽·雷耶斯和 G/CLUBS 及喜马拉雅交易所的首席执行官杰西·布朗 (Jesse Brown) 作证称，他们对自己名义上管理的业务缺乏控制权，而是接受王女士和余的指示。【庭审记录第 3017 页第 10 至 21 行；第 3064 页第 8 至 12 行；第 3641 页第 15 行；以及第 3645 页第 24 行至第 3646 页第 4 行。】

海瑟姆·哈立德、李娅和凯琳·梅斯特雷的证词还表明，王女士经常参与郭氏相关业务账户之间的资金转移。【庭审记录第 473 页第 16 行至第 474 页第 15 行；第 1388 页第 1 行至第 1389 页第 16 行；第 1915 页第 3 至 12 行；第 1942 页第 2 至 15 行；第 1944 页第 13 行至第 1945 页第 3 行；以及第 1949 页第 14 行至第 1951 页第 24 行。】因此，该异议被驳回。

第十二，王女士反对报告第 57 段，称其中描述了一笔支付到她名下银行账户的款项，并标注为“董事费用”。王女士辩解，认为该段话暗示她所收到的款项在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理由可能是她不是 GTV 的董事，或者因为其他董事没有收到类似的费用。

王女士正确指出她担任过 GTV 的执行董事【报告第 20 段】。然而，第 57 段并未暗示相反内容，且检方指出 GTV 私募材料中提到的一位董事凯尔·巴斯 (Kyle Bass) 并未收到董事费用。因此，该异议被驳回。

第十三，王女士反对报告第 119 段，称其中提到她可能通过清算资产支付罚款。

王女士声称，由于她对 1.4 亿美元的没收金额承担连带责任，她没有能力支付额外的罚款。

根据政府的说法，王女士拥有可以用来偿还其经济判决的资产，而是否这些判决施加了连带责任并不重要。

王女士的异议被驳回，因为她的资产清算可能使她能够支付罚款。是否还有关于判前报告中事实准确性的进一步异议，奎格利先生？

奎格利律师说：没有，法官，谢谢。

法官说：政府呢？

莫里律师说：没有，法官大人。

法官说：鉴于没有进一步异议，除了今天我修改的部分，法院接受报告中所述的事实陈述。

判前报告将成为此案记录的一部分并被密封。如果提起上诉，上诉律师可以在无需进一步向法院申请的情况下访问密封报告。

尽管法院不再被要求严格遵循量刑指南，但我们仍然需要在判刑时考虑适用的指南，准确计算量刑范围是必要的。

我理解本案中存在认罪协议，其中各方同意某一特定的量刑指南计算：犯罪级别为 43，犯罪历史类别为 I，量刑范围为终身监禁，但因适用的法定最高刑罚被减少为 120 个月监禁。各方还同意罚款范围为 50,000 美金至 500,000 美金。

判前报告计算出的监禁量刑范围相同，罚款范围为 50,000 美元至 250,000 美元。【判前报告第 46 页】王女士和政府均未对此计算提出异议。

根据我对量刑指南的独立评估，我发现犯罪级别为 43，犯罪历史类别为 I，量刑范围为 120 个月监禁，随后是一至三年的监督释放，罚款范围为 50,000 美元至 500,000 美元。

现在，我将听取各方的意见。政府是否希望就量刑发表意见？

莫里律师说：是的，法官大人。

这起十亿美元的诈骗如果没有王女士，是不可能发生的。正如施洛夫女士在郭文贵庭审的开庭陈述中所说，郭“有一个愿景，有一个想法，但他缺少的是基础设施。”

而这一关键组成部分——极其复杂的基础设施，使得郭、王女士和余建明能够在五年时间里执行并扩大这一十亿美元的诈骗——完全归功于王女士的工作。

她是幕后主使。她操纵了所有的线索。她雇用了挂名的执行官，但她仍然控制着 RICO 集团的所有细节。她控制了银行账户，她控制了公司结构。她指示海瑟姆·哈立德创建 Crane，以显示独立性。她指示他设置虚假的办公地址，使其看起来像是独立的实体，但实际上，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下，她与郭先生和余先生一起执行了这一切。

在这五年里，她的日程安排显示，她每天都在不知疲倦地使这一欺诈成为可能。她每天都在与 RICO 集团所有公司相关的员工会面，从法治组织到 GTV、到 G/CLUBS、到 HCHK（这个在 SEC 和政府发现他们部分欺诈行为后设置的总公司）、到盖特、到喜马拉雅交易所，再到欺诈的后续分支，如 A10。

她还花时间试图阻碍破产程序，并为此努力工作，包括让郭文贵的女儿在破产法庭上撒谎。她在继续进行欺诈的细节上非常谨慎，并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将这些公司包装得看起来合法，尽管它们根本不合法。这些公司只是用来欺骗成千上万真正相信支持民主运动的人的工具，金额超过十亿美元。

此案的犯罪行为令人发指。法庭在郭文贵审判过程中已经听取了相关证词，并且案件的细节在各方提交的材料和判前报告中也有详细列出。法庭还获得了受害人陈述的支持：在庭审中出庭作证的受害人陈述，以及正如法庭所说的，超过 150 人提交了致法庭的信件。

在政府于 2024 年 11 月 24 日的信件中，我们概述并总结了王女士所造成的一些伤害类别。这些包括财务损失、个人困境、对实际安全的威胁，以及对民主运动的破坏等更广泛的伤害。

确实，郭文贵和余建明在经济上从欺诈和欺诈收益的挪用中受益最多，但王女士知道资金流向了郭和余。她控制了账户。我们有录音显示她指示人员将资金转移到那些账户。她知道这些资金并没有用于告诉受害者投资者它将被用作的目的。它并没有被用来对抗中共，而是被用来购买豪宅。它被用于价值 440 万美元的定制汽车。它被用于游艇和郭文贵与余建明的奢华生活方式，以及王女士的舒适生活方式。

王女士不是一个胆小的人。证人曾告诉我们和法庭，她要求苛刻，做事一丝不苟，甚至可能很残忍。法庭记得在审判期间，哈立德先生在会议结束时播放的录音，录音中，王女士在与郭文贵对抗时愤怒地把遥控器扔向电视。她愤怒并不是因为她在尝试做合法或正当的事，而是因为她在她的角色上遭到反对——她的角色是确保资金转移看起来是合法的。她完全知道这并不合法。她知道她的工作是确保一切看起来合规，因为这就是她在五年内所做的工作。

政府确实在我们提供的认罪协议中考虑了王女士相对较低的财务收益，王女士也接受了该协议，该协议将她的刑期上限定为 120 个月，即法定最高刑期。然而，王女士的收入低于郭文贵和余建明的事实，不能成为一个重要的减轻量刑的因素，特别是在她不仅对共谋的行为负责，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情况下。而且，再次强调，没有王女士，这场诈骗是不可能发生的。

法庭还应将她的阻挠行为视为一个重要的加重因素。如我提到的，她教唆郭文贵的女儿向破产法庭撒谎。我们有证据表明，王女士已经收到了政府发出的对 G/CLUBS 和其他实体的传票。即使在她知道有刑事调查涉及他们的运营后，她仍然指示员工不要与政府接触。她发短信关于我和美国检察官芬克，告诉人们，“这是同一个传票。这些是同样的检察官，他们正在调查 G/CLUBS，现在他们在调查 HCHK。”她知道政府正在试图调查这个诈骗；然而她没有选择退却，未按正确的做法，而是继续演变。他们继续灵活应对，以便继续从受害者那里筹集资金。

关于特定威慑，她五年间的持续参与与她声称依赖于和忠诚于郭文贵“影响了她的判断”相矛盾。正如我所说，王女士在这些年里有多次退出的机会。在 SEC 就 GTV 私人配售达成同意协议后，王女士签署了，她本可以停止。但相反，他们开发了农场借款计划，并通过这个计划筹集了资金。然后，G/CLUBS 被加上去了。

当政府查到公司结构时，他们创建了他们的伞形公司 HCHK。王女士是该公司的 99.999% 的所有者。她参与了喜马拉雅交易所。最关键的是，她参与了在政府查封了数亿美元的欺诈所得后，将所有操作迁移到阿布扎比的工作，目的是将这些欺诈所得转移到美国执法机构长臂管辖的外的地方。

最后，即使在她被逮捕后，即使在她知道政府对她的指控是什么，知道我们对郭先生和余先生的指控是什么，她仍然在监狱里继续她的犯罪行为。她参与指示 G/CLUBS 的会员去从曼哈顿的一个邮箱里取价值 700 万美元的受害者投资款支票。

在她关于这一特定妨碍行为的陈述中，王女士表示，在她被逮捕后，她本应“更具自利心和谨慎，选择退出 G 集团的运作”。但这样做并不更加谨慎，而是完全合法的行为。然而，即使在被逮捕之后，在她已经参与了五年的广泛行动后，她仍然没有做出正确的决定。她继续推动这一欺诈行为。

王女士资历非常丰富。她聪明。她有能力。这不是一个减轻量刑的因素；而是加重的因素。她本可以来到这里，成为社会的一个有生产力的成员。美国在她在中国的个人和政治处境困难时接纳了她，

而她在来这里后做出了选择，没有利用她的两张硕士学位做一些有生产力的事情，而是选择利用他们真正想要反抗中共并带给中国民主的愿望，继续诈骗真正脆弱的受害者。

她仍然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她似乎并未对那些她积极欺诈的受害者表达悔意——那些她与郭文贵和余建明共同针对的受害者。她对自己处于这个境地感到不满。她表示对所做的事情感到抱歉，但在王女士为这次量刑提交的材料中，并没有真正承认自己行为的严重后果，而这些后果仅从 150 多位受害人陈述中的一小部分便可看出。她摧毁了人们的生活，这种影响仍在持续，对受害者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政府强烈建议法庭对她判处法定最大刑期 120 个月。这是必要的，因为她行为的严重性。这是必要的，以促进对法律的公正尊重，她知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政府正在调查这个案件；即使她被逮捕并且知道指控的内容，她依然继续违反法律。

这也是为了普遍的威慑。必须防止像王女士这样聪明、能干的人利用公司结构、律师、成百上千的银行账户和复杂的实体来逃避执法部门的侦查，继续欺诈他人。基于这些原因，法官大人，我们恭敬地提交，120 个月的刑期在此案中是绝对必要的。

法官说：奎格利先生？

奎格利律师说：谢谢您，法官大人。法官大人，我们认为，在此案中，根据美国法典第 18 条 3553(a)条，应该对 120 个月的指导刑期进行显著的偏离。我不想详细讨论我们在量刑提交中提到的观点，但我认为其中一些观点值得在此强调，同时也值得回应政府在其补充提交中和今天庭审记录中的一些言论。

王女士今年 45 岁，快要在今年早些时候年满 46 岁。她作为首次犯罪的被告站在法庭上。为她提交的信件承认了她行为的严重性，但我认为这些信件和她的生活历史表明，她本质上是一个几十年来一直勤奋、善良、富有同情心、关爱他人和体贴的个人。

正如我们在量刑提交中所说，她卷入此案的原因是在深重的个人危机中，坦率地说，是一种非同寻常的个人危机。而且，无可争议的是，在这个阴谋开始的时候，她正受到中国安全部门的积极追踪；她不断被黑客攻击；她的高度敏感的个人信息被发布到互联网上，至今依然存在，包括某个在本案中提交受害人声明的个人（声明 146）；她被切断了与家人的联系。这些事实对王女士而言是独一无二的，

坦率地说，我认为这些是非同寻常的。可以公平地说，被国家安全机构追踪和频繁被黑客攻击，并非在本地区乃至任何地方的被告普遍经历。

法官说：这也不是一种常见的犯罪。

奎格利律师说：您说得对，法官大人。但指出这些事实并考虑这些事实，并不是想要支持政府在其量刑提交中所称的“怪异的私人复仇体系”，而是这些对她在犯罪时的心态至关重要。

法官说：您的意思是，指导性刑期反映的是一个怪异的私人复仇体系吗？

奎格利律师说：不，那是政府在其量刑提交中用来描述我们关于中国共产党目标指控的说法。

法官说：继续。

奎格利律师说：我并没有在谈论指导性刑期的内容，法官大人。谢谢您。而她的心态和她在犯罪时的状态是 3553(a)条规定的核心考虑因素。它们涉及到被告的历史和特征，以及犯罪的性质和情节。当她遭遇追踪，被黑客攻击时，她无法知道谁是她真正的朋友。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正是“猎狐行动”的目的：它旨在让人发疯。曾在郭文贵的审判中作证的人表示，该行动的目的是迫使和迫害个人，“目的是说服他们放弃自己的活动或返回中国面对审判，或者当这两者都不可能时，迫使他们自杀。”它就是为了在人的心灵和脑海中造成混乱。

正如阿金·史密斯博士在她的报告中指出的，我们已在量刑提交中提交了这份报告，王女士在这种持续的骚扰下感到持续的恐惧，并且对她和她家人的安全感到恐惧。

因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王女士依赖于那些实际上为她提供身体保护的人，这些人是她十年来认识的人，他们帮助她试图在美国获得庇护，她依赖于她的雇主和他的核心圈子。

莫里女士谈到了“退出机会”。王女士没有“退出机会”。她不能回中国，她在美国没有合法身份，她的庇护申请是通过她的雇主和他的律师办理的。

法官说：所以这是她唯一的选择。

奎格利律师说：我认为她没有太多其他选择，法官大人。她不能回中国，她在这里没有合法身份，她与家人失去了联系。我认为——对她来说没有很多“出口”，我不同意这一点。我认为这个背景非常

重要。它对理解她为何卷入一项犯罪至关重要，这项犯罪无可争议地给她带来的收获很少，而且她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对此深感遗憾。

我不同意莫里女士的看法，认为她没有表现出悔意或懊悔。这一点在她的量刑信中有体现，也反映在阿金·史密斯博士的报告中。您将很快听到王女士亲自谈论她对此事的悔恨。她深感遗憾的是，给那些向郭文贵及其组织捐钱的人带来了痛苦。她很高兴——并且应当给予应有的赞扬——政府已经能够追回很多这些钱。现在，已经回收了超过十亿美元的资金。仅仅是那项没收令，粗略估计就涉及超过 6 亿美元现金，还有马瓦设施及其他可以变现的实物资产，加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本案中查封的近 4 亿美元。所以，这不是那种投资者几乎无法得到偿还的欺诈案件，幸运的是，这不是“从石头里挤血”的情况。投资者将会得到偿还，而在讨论损失时，尽管我们并不否认损失的严重性，但重要的是要将这些内容放在一个全面的背景下。

与许多或大多数案件不同——考虑到犯罪的性质和情节以及应当的惩罚，我之前提到过，但这不是一个因诈骗而过上奢华生活的人。

法官说：她不是住在上东区 60 年代的公寓里吗？

奎格利律师说：她确实住在一套公寓里，法官大人。那笔钱以及政府——那套公寓的款项并不是用诈骗所得款项支付的。事实上，政府在其 S3 起诉书中最初列出了该公寓是通过欺诈所得支付的。在我们提交具体指控的通知书后，或者在法庭部分批准了要求提供电汇转账记录的通知书后，他们表明她在 GTV 发行之前，在任何欺诈行为发生之前就收到了这笔钱。该公寓并不是用欺诈所得支付的，而是用她自己家族的资金支付的。于是他们撤回了这一指控。

法官说：好，继续。

奎格利律师说：她的薪水是付给她的，这一点要明确，按照一般标准来说并不低，但在 1.4——政府所说的是十亿美元的诈骗案件背景下，几年下来她的薪水总和大约占总额的千分之一。

法官说：那么她年收入是多少？

奎格利律师说：大约每年 20 万美元到 25 万美元。我认为最后一年接近 40 万美元。

法官说：你认为这是一个适度的薪水吗？

奎格利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不认为这是适度的薪水，但我认为在政府所描述的十亿美元诈骗案件的背景下，这是值得注意的——我想莫里女士今天之前也提到过，这是十亿美元的诈骗案件——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阴谋过程中，她的薪水总额不到总金额的千分之一。相对于她的共谋者，考虑到这一点是有意义的。

法官说：继续。

奎格利律师说：这不是——法官大人已经处理过这个问题，但这不是一个——再次强调，她不是与投资者面对面打交道的人。这不是一个参与报复受害者的人。

法官已经看到了受害者的信件。政府显然对受害者表示同情。但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些关于王女士的指控是错误的；比如她继续在监狱中进行诈骗；她曾在监狱中联系过人。我想，政府提到了 2023 年 4 月发生的一起事件，接近两年前。没有证据表明她在监狱里做了任何事情，除了在过去 21 个月中默默地过自己的日子。

我认为在考虑如何权衡一些信件的证据时，法官应该并且可以考虑其中一些指控并没有证据支持。它们大多数也并没有太多涉及王女士的内容，而更多是谈论郭先生，考虑到他们在阴谋中的相对角色。

法官说：我理解控方并没有指控她在监狱中继续非法行为，对吗？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们确实指控她在 2023 年 4 月继续从事非法行为。奎格利先生说得对。我们有录音，内容显示 HCHK 员工在为 G/CLUBS 公司做生意时提到过——首先暗示有人指示他们联系 G/CLUBS 的一名员工来获取支票。随后，在另一段录音中，他们表示，“我不能说她的名字。是王雁平告诉我联系你，拿到 700 万美元的受害人资金。”那大约是在她被逮捕后一个月。那时她还在 MDC 监狱中。

奎格利律师说：法官大人，那个——看，我们没有反对加重处罚。我们同意这一点。我认为我们会反驳对这些录音的某些推论。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问题在我接手王女士的辩护之前就已经在她的保释申请中进行过讨论。我们不——法官可以根据此作出判决。我们不打算在此重新审理这个问题。

我认为我们的重点在于，考虑那些确实提到王女士的受害者信件的权重时，应该注意到很多信件其实根本没有提到她。在权衡那些真正提到她的信件的分量时，有几封信确实提到她一直在监狱中继续

并领导这个阴谋。但是我的观点是，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说法。暗示她一直到现在仍在这样做是不真实的，是错误的。

法官说：那么让我明确一下，在做出量刑决定时，我不会考虑那些虚假的指控，特别是那些控方没有提出的指控。

奎格利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所以——我认为她已经承担了责任，对吗？我的意思是，莫里女士在她的陈述中提到王女士意识到了这次的调查。这是对的，她确实意识到这次调查。调查进行了很长时间，直到 2023 年 3 月她才被逮捕。在这个背景下，不同于她的共谋者余先生，他可能永远不会进入美国法庭，也不会面对审判——他获得了 5 亿 5 千万美元，这也是十亿四千万的其中一部分，他去了海外——去了中东，在得知调查后，他去了更远的地方。

王女士在 2023 年 1 月从英国回到了美国，她本可以选择不回来，保持离开，但她没有。她回来了。虽然她的认罪是在审判前几周，但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这一举动是回应我们从政府收到的第一个实质性的认罪提议。

法官说：是这样吗？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不想讨论我们与辩护律师的认罪协商。我只是想说，这并不是对之前预审解决方案讨论的完全准确的描述。

奎格利律师说：这肯定是我在此案件中看到的第一个认罪提议。

法官说：对，但你不是第一个律师。

奎格利律师说：我了解到在此之前没有提出任何认罪提议。

莫里律师说：再说一次，法官大人，我只是想说，确实存在一些在认罪提议之前的预审解决讨论。这是经过与奎格利先生讨论后才形成的第一个正式书面认罪提议，但在此之前已经就预审解决进行过广泛讨论。

法官说：继续，奎格利先生。

奎格利律师说：那么，法官大人，这让我们处于什么样的境地呢？我认为您面前有一名被告，毫无争议地参与了这项犯罪，正处于一个深刻的个人危机之中，并且被一个外国情报机构盯上；她所获得的金额不到政府所声称损失金额的千分之一；她已经在 MDC 服刑了 22 个月。我不需要再多说 MDC 过去 22 个月的条件了。这本身就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坦率地说，对于一名没有进行审判的被告来说，这在审前拘留、判决前拘留中度过的时间已经相当长，她还将继续面临——我不打算继续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在我们的量刑陈述中已列明，但她将继续面临比同样情况的美国公民更严苛的条件。

她不会像许多白领罪犯那样被分配到营地，她几乎肯定会在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拘留中心再度面临监禁期，无论她的庇护申请是否获得批准。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她也不会被遣返中国，在那里她将面临进一步的监禁，甚至更糟的情况，她将承担终生追随的经济处罚。

我提到政府在这起案件中再次有功，查封了超过十亿美元。这将用于支付 14 亿美元的款项判决。同时也确实，如果出现资金缺口，这种缺口实际上将由王女士承担。余先生永远不会回到美国，郭先生已破产，不太可能支付这笔款项。即使存在一千万美元的缺口——我不反对法官大人的看法，一年十万美元绝不是小数目，但背负一千万、一千五百万、两千万美元的判决，对任何薪水来说都是重大的经济负担。因此，她将继续面临监禁和经济上的处罚，直到生命终结。

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判处 120 个月的监禁是不必要的，特别是当你考虑到最后的 3553(a)因素时。我想谈谈 3553(a)(6)，即避免对行为相似的被告人之间不合理的量刑差异。120 个月的刑期大致相当于今年早些时候在加利福尼亚北区对伊丽莎白·霍尔姆斯判处的 135 个月刑期，考虑到霍尔姆斯是美国公民。她目前在一个营地中。她亲自对投资者说谎，导致她获得了数百万美元。她通过推销她公司的血液检测套件，危及了个人健康。就像我说的，她经历了审判。

王女士不是伊丽莎白·霍尔姆斯，我认为即使是政府在其量刑提交中也承认了这一点。120 个月的刑期将比斯万法官对乔安·克鲁皮的判决还要长，克鲁皮基本上是伯纳德·麦道夫的首席助理，她被判了七年。同样，她经历了审判，并从几十年来参与麦道夫庞氏骗局中获得了个人利益，这是历史上最大的庞氏骗局。事实上，虽然这里的投资者可能——希望很快就能得到偿还并完全恢复原状，政府上周发表了新闻稿，麦道夫被捕 16 年后，他们对麦道夫的投资者进行了最终分配。尽管这个罪行很严重，但这与伯尼·麦道夫的骗局相比，还远远不到那个程度。

法官说：那么，在霍姆斯和麦道夫的案件中，投资者被告知基金会用于推动民主吗？

奎格利律师说：没有。在霍姆斯案中，他们被告知资金将用于促进健康；资金将用于一种革命性的血液检测工具，人们可以用它来判断自己是否患有癌症、艾滋病或怀孕。

法官说：继续。

奎格利律师说：我认为这个案件类似于我们在量刑提交中提到的 OneCoin 案件。那是一个涉及超过 40 亿美元的欺诈，比这里的欺诈多出许多。莫里女士今天在开始她的陈述时描述了王女士在欺诈中的重要性和意义。在那个案件中被判刑的律师，迪尔金斯卡女士的律师，政府在其量刑提交中同样描述她为“该欺诈的核心成员”。她在今年早些时候认罪，与王女士的认罪协议几乎完全相同：两项 371 罪，一项电信欺诈和一项洗钱罪，将她的法定最高刑期限限制在十年。否则适用的指导性刑期范围将是 43 年至终身监禁。迪尔金斯卡女士认罪包括阻碍司法公正的加重罪名，拉莫斯法官判她 48 个月监禁。

法官说：这个案件中，被告或共谋者是否被描绘成一个为数百万人追求正义的英雄人物？

奎格利律师说：我不确定，法官大人，但我认为它被描述为一种革命性的加密货币，吸引了普通人投资 40 亿美元。它是一个支持民主运动吗？不，它不是一个支持民主的运动。

莫里律师说：我可以简要回应这一点吗，法官大人？

我是 OneCoin 案件的一名检察官，也是迪尔金斯卡女士的检察官。我会说这两位被告之间有很多不同。奎格利先生说得对，政府在其量刑提交中确实如此说迪尔金斯卡女士是律师，但在那个欺诈案中，确实是作为加密货币推销的。它被推销为一种让人们赚钱、进行投资的方式。它与民主无关，也没有任何政治色彩。

它也是一个不同的骗局，因为它被构建为一个多级市场营销骗局，所以一些参与其中并成为投资者的人实际上是合谋者。他们并不像我们这里的受害者那样容易受害。他们中的一些人确信他们是在投资加密货币。但很多参与 OneCoin 骗局的人知道他们所做的是参与一种小型庞氏骗局赚钱。

另一个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区别是，在 OneCoin 骗局中，该骗局的领导者鲁贾·伊格纳托娃控制了一切。她就像郭文贵一样是创意人，但她也是执行者。她在与王女士在这个骗局中的角色相同，她指导开设银行账户，创建公司结构。因此王女士在这个欺诈骗局的日常运作和复杂性中的行为比迪尔金斯卡女士更有责任。

最后，再次强调这一广泛阴谋针对的受害者的性质之间的区别，以及他们被告知资金用途与实际用途之间的绝对鸿沟。

法官说：我的理解是，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地方，许多中国人都对中国政府持有激烈的情绪，并支持变革，支持民主，他们被郭先生的信息所鼓舞，这是他们将钱交给这个欺诈骗局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完全是一种不同的说服人们交出他们的钱的方式，因为他们对可能挑战并改变那个压迫性的政治体系抱有深切的希望。这与赚一倍的钱或安全投资的动机非常不同。

奎格利律师说：我听到了法官大人的意见，我理解您的意思。但我也认为，无论是 GTV 还是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加密货币投资，人们期望的不仅仅是支持中国的反共运动，他们也希望能赚钱。再次强调，这没有错，但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同。就迪尔金斯卡女士的角色来说，现实情况是，她也必须认罪，接受与王女士相同的三点领导层加重罪名。

莫里律师说：我只是想表明政府对“必须认罪”这一表述的反对。

奎格利律师说：抱歉。根据政府签署的认罪协议，她认罪——该案件中根据认罪协议确定的指导性刑期范围包括与王女士相同的三点领导层加重罪名。政府的量刑提交称迪尔金斯卡女士“创建并管理用于以其他共谋者名义持有财产、开设银行账户、洗钱的空壳公司”。这与王女士在这里被控的行为非常相似。我认为，那个案件中的 48 个月刑期和这个案件中的 120 个月刑期，虽然不完全相同，但这将是两个类似记录的被告之间不合理的量刑差异：创建和管理空壳公司、开设银行账户、洗钱。

所以我只是想——好吧，我认为最后一点，受害者信件，法官大人。再次强调，我认为这已经讨论过了，但我不认为王女士应该对郭先生运动中的近期内斗负责。特别是在最近的受害者信件中有很多关于人们报复他人之类的事情。王女士没有参与其中，她没有参与任何这些事情。坦白说，政府关于人们家庭的言语攻击和有关他们个人生活的淫秽细节的谣言，她感到非常反感，因为她多年来也是类似谣言的目标。我不确定法官大人是否会考虑这一点，但这是我注意到的一点。

法官说：让我明确一下，我是根据在审判中呈现的证据来做出我的量刑决定的。我非常仔细地听了证人的证词。我还用我从缓刑署报告中了解到的内容作为依据，当然，还有应用于量刑的指导方针和其他法律。

继续。

奎格利律师说：谢谢您，法官大人。

所以，再次强调，基于以上所有原因，我认为被告并未从该计划中获得实质性的个人利益，她在一系列高度独特且极其特殊的个人危机情况下卷入了该计划，这些危机被故意设计用来影响她的判断。因此我们认为，对她判处与迪尔金斯卡女士相似的大约 48 个月的刑期，足以达到判刑的合法目的，而不会过于严苛。

法官说：王女士，你想说点什么吗？

被告说：是的，法官大人（英语）。是的，法官大人。

法官说：请稍等。我知道有受害者们有兴趣发表声明。是这样吗？

莫里律师说：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已确认他们出席，但据我们所知，至少有一名受害者有意出席，因此我想政府会提出请求。

法官说：有没有在场的受害者想要发言？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们这边有的名字是青藤。我看到 Ava Chen 举手了。她不是政府认为是在欺诈中投资的受害者。我不确定——这不会是一个自由发言的场合。

法官说：绝对不是自由发言的场合。再说一次刚才那个名字？

莫里律师说：青藤。

法官说：青藤在吗？

先生，请上前。

周先生说：谢谢。谢谢您，法官大人。

我的名字是阅，Y-O-E。姓氏是 Z-H-O-U。

我 24 年前来到这个国家。

法官说：你的名字是青藤吗？

周先生说：是的。人们叫我青藤，但我的正式名字阅，Y-O-E。

P16QwanS

法官说：你自称是青藤。

周先生说：是的。

法官说：谢谢。

周先生说：我 24 年前来到这里，并有幸在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多年来，我很幸运能过上美好的生活。我经营着两家公司。YE 工程设计，YE 咨询。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两个孩子。

首先，在我谈论王雁平之前，我想说说这个案件对我和我的家庭的影响有多大。这是非常令人困扰的，但与你们从其他人那里听到的完全不同。例如，我今天穿的是 G|Fashion 西装和 G|Fashion 鞋子，我通过我的 G|CLUB 会员资格以半价甚至更低的价格买到的。这些衣服设计非常好，质量也很高。制造商是 Attolini，他们在麦迪逊大道上有一家店。

法官说：那么先生，我想向您解释适用于受害者陈述的法律。

《犯罪受害者法案》将犯罪受害者定义为由于联邦罪行的犯罪而直接和间接受害的人。《美国法典》，第 3771(e) 节。受害者必须直接和近因受害的要求包括传统的但因和近因分析。在 Rendon Galvis 案中，564 F.3d 170, 175 (第二巡回上诉法院 2009)。

必要的调查是一个事实具体的调查。一个人被联邦罪行直接伤害，是指该罪行是伤害的但因。Morris 诉 Nielsen 案，374 F.Supp.3d. 239, 252 (纽约东区法院 2019)。当损害是可以合理预见的犯罪行为后果时，此人所受伤害即为近因伤害。

先生，您的立场是您被王女士的犯罪行为直接伤害了吗？

周先生说：没有。

法官说：您的立场是——

周先生说：嗯，我想说这个案件对我产生了负面影响，我认为那就是伤害。

法官说：先生——

周先生说：对不起。

法官说：——重要的是有两个问题。这里确实有两个调查。显然，您是一个拥有高级学位的人，并且在商业上也很成功，所以我知道您明白我在说什么。

周先生说：当然。

法官说：所以问题是，您是否被王女士的犯罪行为直接伤害，以及伤害是否是她犯罪行为的一个可预见后果？

您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否。我假设您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

周先生说：是的。

法官说：那么在这一点上，您基本上不符合联邦法律下的受害者资格。

周先生说：好的。

法官说：我欣赏您的装扮。它很适合您。

周先生说：谢谢。

法官说：但那与成为受害者无关。

周先生说：嗯，我认为按政府的定义，任何购买 G/CLUBS 股票的人都会被视为受害者。

法官说：不，那不是定义。我假设您的学位不是法律，对吗？

周先生说：不是。

法官说：所以那不是定义，不是。

周先生说：那我可以谈谈我作为个人对雁平的了解吗？

法官说：不行。

周先生说：好的。我今天在这里的唯一原因是我想让我的观点被听到。

法官说：我理解。但法律以非常具体的方式定义了犯罪受害人，我实际上已经向您解释了这个定义几次。可能有许多人欣赏王女士，认为她的性格高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这是可能的，也许您属于

这一类人，但那不是您在这里的原因。只有真正的受害者才被允许发表受害者陈述，而您说您不是法律定义的受害者。

周先生说：我不是她行为的受害者。

法官说：那么您将退后。谢谢。

周先生说：好的。谢谢。

法官说：有没有符合资格的受害者？你可以上前，女士。你刚才听到我说什么了吗？

陈女士说：是的。

法官说：你的名字是什么？

陈女士说：我的法律名字是 Legia (音)，但人们称呼我为 Ava。谢谢。

法官说：您认为是王女士的犯罪行为直接伤害了您吗？

陈女士说：是的。基于我所听到的，和您与青藤的谈话，我会有所不同。所以我的答案是“是”，我提供了我的投资，我在 GTV 和 G/CLUBS 投资了 20 万美元，我的资金仍然被扣留，我因为这些钱被拿走而遭受经济后果。

法官说：您认为这种金钱损失是王女士犯罪行为的一个可预见的后果吗？

陈女士说：因为她认罪了，所以我会说是的。

法官说：好的。继续。

陈女士说：我只想概述作为一个受害者我想与您分享的内容——我真的想在开头说谢谢，因为作为一个受害者我有一个发言的平台，这要感谢美国人民，因为我是加拿大人。再次，我要感谢司法系统和法官大人，今天给我这个机会。

我今天想强调三点，我将直接说明为什么您需要考虑减轻刑罚，检察官刚才在您考虑减轻之前要求的 120 个月。

我要提出的三点是，首先，王女士对美国的贡献。其次是她的痛苦，这种真实的痛苦通过法庭文件发现了中共的间谍。最后一点我将谈到个人接触，因为我与王女士简短合作过。我将在最后告诉您我对她作为一个人的性格有何了解。

第一点，对美国社会的贡献，我想引用法治基金的例子。王女士是法治基金的成员，您可能还记得 2020 年疫情爆发时，纽约市封锁时，法治基金基本上获取了大量个人防护装备，包括 N95 口罩及其他 Airtel 产品，这些大多是由王雁平亲自安排的，我们称之为喜马拉雅大使馆，并冒着自己健康的风险，她基本上是将所有物资运送并捐赠给纽约市的医院和纽约市警察局。所有这些都可以查证，这些都是真实的。有法庭文件反映了刚才所说的，我刚才分享的她的行为。

不仅如此，她还设法邮寄给异见群体，因为我们谈论了很多关于世界各地，尤其是在美国的民主运动的支持，她确保为法治基金捐款且有共同目标的人，即推翻中共的人，如果他们需要个人防护装备，他们就会得到由法治基金购买的防护装备。

如果您还记得，有很多关于这一点的公开报道。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武汉实验室创造了这个病毒，根据刚刚发布的 COVID-19 特别委员会的最终报告，而且中共还在全球范围内抢购所有个人防护装备，好吧，所以他们可以使用这些作为与美国、世界各国政府的讨价还价筹码，说，嘿，你们必须听我的，因为我现在掌握了所有的个人防护装备。我是国王。

在这样的背景下，法治基金是唯一一个由王雁平参与并亲自承担风险的基金会，并且负责处理所有的数以百万计的口罩，并将其分发给不仅是纽约市居民，还有异见群体。所以，这是我想为您强调的第一个贡献点，法官大人。

第二点是痛苦。我想引用一些王女士提起的法律案件，这些案件是对一些我们称为假民运人士。其中一个案件，我会强调他的名字，因为有一个法律案件，您可以在纽约南区联邦法院的案卷上查到。该案件编号为 157786，由王女士于 2019 年 8 月 8 日对熊宪民和其他人提起。熊宪民的姓名拼写为 X-i-o-n-g X-i-a-n-m-i-n。

在那份法律文件中，我发现她是一个受害者，不断地受到黑客攻击、骚扰、跟踪以及威胁，甚至有人威胁要取她的命。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法院说的。由于那个法律案件，法官——我忘了她的名字，但法官作出了裁决，对王女士颁发了一份保护令，以防止那些假冒的支持民主活动人士的威胁。其中之一就是熊宪民，实际上有一份保护令。

但我想引用的是在这个审判中，这个案卷中，这个刑事欺诈审判中的文件号 89，那份文件，有 25 页的证据表明我刚才提到的熊宪民如何攻击郭文贵，特别是王雁平。证据都在那里。这实际上始于 2017 年，在对熊宪民颁发保护令之前，这位伪民运人士。我鼓励您去查证。

但不仅仅是那份证据，那 25 页还包含了自 2017 年 7 月一直到 2018 年 12 月对王女士的网络欺凌。不仅如此，如果您能在我刚才提到的法庭案件 157786 中找到法庭文件，您会发现令人震惊的是，那些人继续攻击王雁平和郭文贵。这覆盖了从 2019 年 5 月 10 日一直到 2024 年 1 月 29 日的范围。

随着审判的进行，随着王女士被拘留，这个人 and 另一群伪民运人士一直在骚扰、威胁和诽谤王雁平。她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不仅如辩护律师所提到的，她被孤立。您读过她写给您的信，法官大人。她只有一个孩子，但她无法基本上抚养他，她也无法——今天她看不到她的父母，他们现在已经去世了。所以她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为什么？因为她加入了这个运动，她像我一样跟随郭文贵。我和许多在座的兄弟姐妹一样，我们不质疑她认罪的事实。我们尊重法律。

但我想说的是，这引出了我的个人观点——我的最后一点，我如何看待王女士？我对她的看法和印象没有改变。我曾与她共事过，大约在 2022 年，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但我看到她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是一个与中国共产党作斗争的勇敢战士。你说过，中共非常压迫(人民)，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中共更糟，因为我今天准备来这里带来了两份报告，这些报告描述了他们的压迫性。其中一份报告是 2019 年的。

法官说：我对中国政府的压迫非常了解。

陈女士说：谢谢。我之所以提到个人接触，不是因为我与她共事，我知道她是谁，她是可靠的，值得信赖的，坚韧不拔，勇敢。这对这个案件来说并没有任何改变。虽然她对两项指控认罪，但我想指出的一件事是，我真正欣赏她的原因，我并不是在谈论这个案件的细节，这个欺诈案件，而是在谈论像 GTV 这样的社交媒体新闻平台的重要性和意义。我今天带来这些文件的原因是因为我想留给你，法官大人，如果你愿意的话，但我想念出其中的一句话，只是向你展示中共已经控制了美国的所有中文媒体。这不是我说的，是 2024 年 10 月 24 日由众议院监督和问责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所说的。

法官说：所以我理解的是你的立场是你欣赏王女士，你也欣赏 GTV。还有别的吗？

陈女士¹说：我只想说——是的，我确实如此。我感激是因为中共控制了媒体，他们发布了所有的宣传。我们很难找到反对的声音，所以我穿着 G/CLUBS 福利的衣服。但这仅仅是因为我得到了很大的折扣。

但我想说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找到了我的兄弟姐妹。我不再感到孤独，因为我害怕它是因为中共很强大。但在 G/CLUB 找到兄弟姐妹让我变得勇敢。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站在这里说我爱她。这一点不会改变。我会说在座的兄弟姐妹都会同意我的观点。这就是 G/CLUB 的价值，她已经受够了。MDC。我们都知道 MDC 是什么样的。我刚在今年九月读到新闻，其他法官基本上取消了那些被定罪的人的刑罚，他说如果他要在 MDC 服刑，那么他就自由了，只是想让你——

法官说：谢谢。

陈女士说：——考虑减轻刑罚，因为她为中国人民做了很多，为美国公民做出了很多贡献。我希望你能考虑这一点，请从我们这里。我想分享所有的文件。我要感谢那些及时处理这个案件的检察官。

法官说：时间到了。谢谢。你可以退后了。

陈女士说：谢谢。

法官说：王女士，你想说些什么吗？

被告说：（英语）是的，法官大人。我很感激您给我这个机会

在这里发言。今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之一，所以我非常感激您的耐心听我发言。

首先，最重要的是，我想让您和所有投资者都收到我的最诚挚的道歉和懊悔，为我过去所做的一切。我个人与许多其他人一起在 GTV 媒体工作，这是第一个支持民主和反中国共产党的媒体。我个人从零开始，创建了这个媒体，克服了无数障碍，与持续的黑客攻击和攻击作斗争，最终以数百万用户和订阅者的成绩取得成功。但不幸的是，因为我，我的糟糕判断和错误决策，在我个人的危机下，非常痛苦的是，法官大人，我看到 GTV 的挣扎并最终关闭了。

¹ 译者注：原笔录此处的被告应为误记

我完全理解并感激 GTV 投资者的信任，G/CLUB 会员的热情，我让他们失望了。这是最让我痛苦的。我为此感到非常抱歉。

我对整个过程感到同样的失望。我对投资者辛苦赚来的投资未能完成使命感到同样的沮丧。虽然我从未故意伤害任何人，但我确实深刻意识到并对我的行动造成的毁灭性后果深感遗憾。所以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官大人。我辜负了我的同事。我辜负了投资者。我辜负了支持这一时刻的人们，这让我深感痛苦。

第二，法官大人，我觉得我必须在这里说这个。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个人澄清。多年来，我被一届又一届政府指责，甚至包括在这个案件的保释诉讼中，说我抛弃了我的孩子。我背叛了我的家庭。我希望您和我的家人以及全世界都能在这里听到我清晰的声音。我从未抛弃过我的儿子。我从未背叛过我的家人。我从来没有做过那样的事。

我的儿子今年 12 岁。他已经被从母亲身边带走十年了。我父亲的临终愿望是祈祷他唯一的女儿安全和活着。我的其他家庭成员已经被逮捕，接受审问，直到现在这一个，他们还处于严密监视之下，在恐惧中生活。我和我的家人一起付出了极高的代价，法官大人。我永远不会放弃爱他们和为他们战斗。

在过去的十年里，法官大人，我不是英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普通女人。我是一个职业女性。我的生活一直是地狱般的。如果我能用我现在被指控为舒适生活的一切换回我儿子和父亲的一秒钟，我愿意做无数次。我愿意用我所拥有的一切来换取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但我做不到，因为我的父亲和我的儿子，他们不希望我像过去那样回到他们身边，但我知道不再配了。我很确定这一点。

再次，正如我所说，法官大人，我真的感激您刚才在这里说，有很多中国人受到启发并为民主而战。我想说的是，这十年不是我的选择，法官大人。我在这十年里陷入困境。我从未过上舒适、幸福的生活。但即使最后只有我一个人，我也在为我的家人而战。我会这样做，因为他们是我的家人。我将为他们战斗到最后一息。

最后，法官大人，我已经在 MDC 待了 21 个月 21 天。除了始终尽力利用在这里的时间——通过阅读、学习、帮助其他囚犯，不断地在单元作志愿者工作。我最常做的事情是反思我的行为并思考之前发生的事情。没有借口，没有任何个人生活允许我违反法律。我明白了。我吸取了非常沉重的教训。我百分之百尊重它。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我重蹈覆辙。而且，那些前几年的行为

不能也不会定义我，法官大人。我期待一个机会，可以纠正我的错误，从我学到的沉重教训的新起点开始。

谢谢您，法官大人，聆听我的发言。

观众中的人说：法官大人？我可以说点什么吗？

法官说：你是根据法律定义的受害者吗？

观众中的人：我猜是一种法律的受害者。

法官说：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上前并说出你的名字。

观众中的人：我的名字是——中文名字刘景丽。姓氏 G-I-U²。

法官说：请继续。

法官说：你还有别的名字吗？

刘女士说：已婚名字或其他是 Kiger，K-I-G-E-R.

法官说：那么，你的立场是你直接受到王女士犯罪行为的伤害吗？

刘女士说：不是。

法官说：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这种伤害是否是她行为的一个可预见的后果。你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不，所以这意味着你不被视为法律下的受害者。

刘女士说：但我是美国政府的受害者。

法官说：那么——

刘女士说：我可以简短表达一下自己的感受吗？

法官说：我能理解你。如果你是美国政府的受害者，那确实是不对的。但你的具体情况与王女士的量刑无关。所以我要请你退后。

² 译者注：法庭笔录拼写错误，应为 L-I-U

刘女士说：我能说一句话吗？

法官说：不行。请你退后。

刘女士说：谢谢。

法官说：现在有什么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宣判的理由吗？

莫里律师说：没有，法官大人。

奎格利律师说：没有，法官大人。

法官说：正如我所说，指导性刑期范围是 121 个月监禁。

奎格利律师说：法官大人，您说的是 121。是 120。

法官说：对不起，什么？

奎格利律师说：我认为您说的是 120。

法官说：不，我说的是 120，如果你听到 121，那绝对不是我的意图。

120 个月。

根据最高法院在 Booker 案及其后续案件中的判决，指导性刑期范围只是我在决定适当刑期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我还必须考虑《美国法典》第 3553(a)节规定的其他因素。

这些包括：首先，犯罪的性质和情况，以及被告的历史和特点；

第二，判决反映犯罪行为的严重性，促进对法律的尊重，并为犯罪行为提供公正的惩罚；提供足够的威慑以防止刑事犯罪；保护公众免受被告进一步犯罪行为的侵害；并为被告提供所需的教育或职业培训、医疗护理或其他更有效的矫正治疗；

第三，可用的刑罚种类；

第四，指导性刑期范围；

第五，任何相关的政策声明；

第六，需要避免对有类似记录并被判定有类似行为的被告之间不合理的刑期差异；以及

第七，需要向犯罪受害者提供赔偿。

最终，我必须判处一个足够但不超过必要的刑期，以符合我刚提到的刑罚目的。

我已经深入思考并关注了本案的适当刑期。

缓刑署建议指导性刑期为 120 个月，或者每项罪名 60 个月，连续执行。政府也主张判处 120 个月刑期。王女士寻求低于指导性刑期的刑期，少于 48 个月。

在大约五年的时间里，王女士明知故犯地参与了与郭文贵和余建明共同进行的阴谋，从数千名受害者那里骗取了超过十亿美元。依靠郭庞大的在线影响力，阴谋者瞄准了他的追随者，承诺他们为各种欺诈性集团和项目投资将获得超额的财务回报和利益。许多受害者被误导认为他们给郭及其共谋者的钱将用于支持中国的民主奋斗。实际上，王女士和其他人故意挪用这些钱，用于郭及其家人和其他共谋者的私人腰包。

共谋者知道他们的行为是错误的，并且竭尽全力隐瞒他们的非法活动。在郭和王的指导下，共谋者创建了空壳公司，将受害者的钱转移到以各种名义持有的数百个银行账户中。

郭、余和王给他们的受害者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法庭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十封信件和电子邮件，叙述了受害者如何继续遭受由于共谋者造成的毁灭性损失的痛苦。有些受害者认为他们的钱将用于推动中国的民主倡议。其他人投资了数万或数十万美元，希望改善自己的财务状况，但当他们最终失去家园和退休储蓄时感到震惊。

受害者不仅经历了财务困难。许多人因为参与这场骗局而失去了与亲人的关系。法庭收到了人们的来信，这些人的伴侣离他们而去，父母的孩子不再与他们交谈，因为他们成了郭、余和王的猎物。这些受害者和其他人因为这起案件中共谋者的行为继续经历抑郁和严重的心理困扰。

尽管王女士不是这个阴谋的最高级别领导者，但她从一开始就密切参与了 this 计划。她是多个欺诈性集团的事实上的领导者。她做出雇佣决定，指挥集团的名义负责人，开设银行账户，创建空壳公司，并控制着大量受害者资金。根据政府的说法，大约 3400 万美元的受害者资金被保留在王女士管理或控制下的实体名下的银行账户中，有证据显示王女士负责将数亿美元的资金转入和转出与集团相关的账户。最终，王女士是这个阴谋的核心部分，她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非法的。

对于她在计划中的参与，王女士据称每年的薪水在 231,900 美元至 313,961 美元之间，尽管这些数字可能低估了她从庞大的欺诈中个人获益的程度。

有几个减轻因素存在：王女士从阴谋中获益远少于郭文贵或余建明。此外，审判证据表明，王女士有时与郭先生意见不一，但最终决定权在郭先生手中。

我还考虑了王女士预审拘留的长度和条件。王女士在布鲁克林的大都会拘留中心 MDC 度过了大约 22 个月。这个巡回法院已经认识到，在 MDC 的极其恶劣的关押条件支持减少整体刑期，以至于这是适当的。

我同样考虑了王女士量刑后将面临的监狱条件。作为一名中国国籍者，她不符合在最低安全级别的营地服刑的资格，许多非暴力犯罪者在那里服刑。尽管名为“营地”，这些监狱通常被认为比高安全级别的惩教机构更安全、更令人向往。此外，在服刑后，王女士很可能被转交给 ICE 监管。如果她最终因为她的移民身份被要求返回中国，她可能会在那里面临拘留。

最后，我还考虑到王女士已经对她的行为承担责任，这反映在她的认罪和今天在这里的陈述中。如果有一天，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她有权根据她的全部背景和贡献被评判，那就是在量刑时，而第 3553(a)节指导法院考虑犯罪者的历史和特点，这是一致的。我今天将判处的刑期将考虑王女士行为的全部。

综上所述，我认为指导性刑期范围内的刑期是合理的。

王女士，请起立接受判决。

王女士，本法院判决你在每项罪名上被判处 60 个月监禁，连续执行，共计 120 个月监禁，之后附加三年监外执行。

考虑到你巨额的没收义务，我不会处以罚款，但你必须支付 200 美元的强制特别评估费，这笔费用必须立即支付。

监外执行的强制和标准条件列在鉴定报告的第 49 至 50 页将适用。

此外，报告第 51 至 52 页列出的特殊条件也将适用。

这些包括：你必须遵守移民法律并遵循移民当局的指示。

你不得在没有缓刑官批准的情况下产生新的信用费用或开设额外的信用额度，除非你遵守分期付款计划。

你必须向缓刑官提供所请求的财务信息。

你应当同意你的人、任何财产、住所、车辆、文件、计算机、其他电子通讯设备、数据存储设备、云存储或媒体及其他物品，由任何美国缓刑官进行搜查，并且如有需要，由任何执法部门协助。搜查应在有合理怀疑违反监管条件或非法行为时进行。

未遵守搜查可能成为撤销释放的理由。你应当警告其他居住者，住所可能根据此条件受到搜查。任何搜查应在合理的时间内以合理的方式进行。

建议你在居住地区进行监管。

我刚描述的这些监外执行的特殊条件与犯罪的性质和情况以及被告的历史和特点有关。王女士不是美国公民。支付赔偿金和遵守没收义务是强制性的。犯罪涉及大规模的欺诈，包括复杂的金融交易和虚构的实体，这些条件将帮助缓刑官保护社会免受被告进一步犯罪的侵害，并确保被告遵守其赔偿义务。

现在，我了解到赔偿令已经提交给法院，对吗？

莫里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们提交了同意没收令。关于赔偿，根据《美国法典》第 3664(d)(5) 节，政府请求 90 天时间评估我们关于赔偿令的立场。我们目前的意图是放弃赔偿，因为计算赔偿的复杂性，以及因为有超过 8000 名受害者。因此，为了确保受害者得到经济损失的赔偿，政府将继续进行赔偿程序，建议司法部洗钱和资产回收部门将没收和没收的数亿美元资产分配给受害者，以赔偿他们的损失。政府将在 90 天内以书面形式向法院确认其立场。

法官说：因此，赔偿的确认被推迟了最多 90 天，并根据《美国法典》第 3664(d)(5) 节进行。

我必须提醒你，王女士，你必须根据《美国法典》第 981(a)(1) 节和《美国法典》第 28 部分 2461(c) 节，没收给美国政府所有构成或可追溯到犯罪活动的收益的财产，包括等同于约 14 亿美元美国货币的现金以及我将签署的修订同意没收令中列出的特定资产。

律师们，你们知道有任何法律上的理由不应按照所述判决进行判决吗？

P16QwanS

莫里律师说：没有，法官大人。

奎格利律师说：没有，法官大人。

法官说：按照所述进行判决。

这是本法院的判决。

你有权上诉你的定罪和判决，除非你在认罪协议中有效放弃了这一权利。上诉通知必须在定罪判决后 14 天内提交。

如果你无法支付上诉费用，你可以申请以穷困形式上诉。如果你请求，法院书记员将代你准备并提交上诉通知。

还有其他申请吗？

莫里律师说：是的，法官大人。政府将动议驳回针对被告的未决指控。

法官说：未决指控被驳回。

奎格利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们请求您向监狱局建议将王女士指定到东部美国的设施，最好接近纽约，符合她的安全分类。

法官说：我将这样做。

王女士，你说你在 MDC 服刑期间一直在帮助他人，我为此表示赞赏。你是一个受过广泛教育的人。显然，你非常聪明和有才能。与你一起服刑的许多其他人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可以极大地受益于你的帮助，所以我请求你致力于提供这种帮助。

被告说：是的，法官大人。这就是我一直在做的。

法官说：好的。这样我们的听证会就结束了。

此案件已休庭。

(休庭)